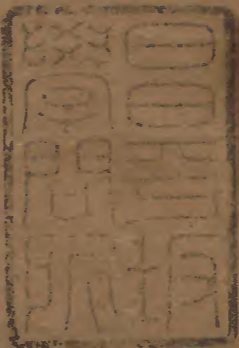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二百卅三之二百卅六

庚九



漢書門			
一	二	五	六
〇	〇	八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元	二	漢	
華	五	書	
函	〇	門	
千	〇	卷	
三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69)		
函號	29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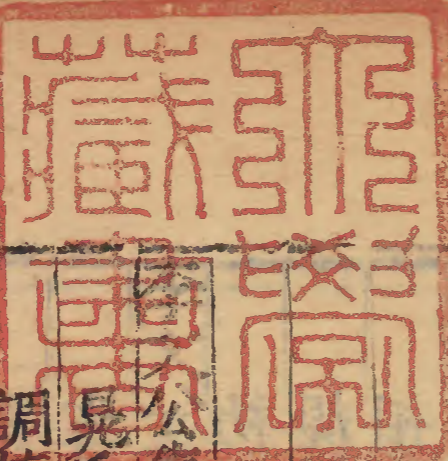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經籍考集

宋鄴陽馬
明蘄陽馮

端臨 貴與 著
天馭 應房 校刊

淺草文庫

見氏曰唐李翱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
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
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佛麟無所發從韓愈為文詞致
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史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
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
其作也習之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

漢書門			
一	一	二	二
〇	〇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〇	六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
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游聯句
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
云退之以其不工却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
生於鄭州滎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
一等調整屋尉入翰林爲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
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
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賈國
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
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彙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

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又有續後集
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
錫游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中與元稹游人謂之
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中又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陷牛
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
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
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
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
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
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
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
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維揚李璜德邵所作樓大防

叅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疎略抵牾且號為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為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序首始余為譜既成妹夫王叔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為姻家與牛僧孺為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穎濱蘇氏曰士雖不過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諍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又曰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福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雖私讐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晁氏法藏碎金曰曰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



閒觀遺稿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涎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為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豔詩量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惟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者耶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卒為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豪十卷

外詩一卷

書狀一卷

晁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為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為榮代還請為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頴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晁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粟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為章句學貞元中李英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為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臯掌書記澤潞鄧州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為墓志附于后集皆雜文篇末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群王湘送符處士歸觀序皆云載蜀人以此司馬王楊云

張登集六卷

晁氏曰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府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原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劾吏議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為之序甚詳以公幹景陽比之國史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盛金之狀其舊集詩賦

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合一百二十二篇今存者纔六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

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為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聖中為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為文而晦澁若此其湮沒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志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註解如瑤翻碧漱鬼張項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

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就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
學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
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
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晁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祕元年進士仕至工
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
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為顧况集序
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
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况集序在
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懿德殆不能容之矣今集才
三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
不苟為人人作人亦未敢求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
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
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
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
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
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
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
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尔風格殊無可采也

沈亞之集十卷

晁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涇原李

彙掌書記爲秘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樂陽尉四年爲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栢耆宜慰德州取爲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冒輔耆爲惡故及於貶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所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明李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子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誤頗正是之且哀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

商隱三詩附于后

孟東野集十卷

詳見詩集

陳氏曰唐襄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贊一篇餘皆詩也 貞元十二年進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詩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甫云臨終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其甥裴廷翰輯其彙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集外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渚同時然詩各自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橋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

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卷

晁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嘗補太學博士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卽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有恢譎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絕故舊史稱其與温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緹所憾竟坎壈以終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旣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

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爲古文今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所作當時以爲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

談苑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懶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老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爲西崑集所謂崑體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莒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荆公亦與之嘗爲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爲商隱而能爲老杜者故公詩晚年亦微樂於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士谿生集三卷

經籍

集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八

崇禎三年重刊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卽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憲宗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召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衛公大中貶崖州司戶參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衮衮可喜爲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爲已任時王室幾中興焉一品集鄭要爲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第五乃曼黠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哀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

金松等四賦

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奇章然家所爲而文饒遂信之爾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 年譜一卷 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永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略等諸書其十一卷和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併考次爲年譜摭遺姑臧集者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惟黠曼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姑臧未詳衛公三爲浙西出入十年皆

洽京口故秉直刻其集者永嘉則其事頗異邵故有海神廟本城北隅叢祠元祐中太守范岫夢其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以歿寤而意其為德裕訪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是日盛賜廟額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温盖邈乎不相及也殊有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即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緝乾撰貞元七年進上試珠還合浦賦敘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林蘊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蘊父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

諱在蘊所為父了墓碑考之其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曰饒陽郡守祖為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晁氏曰唐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闕赴歧隴授職方員外時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膺有曾閔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田之風樵有楊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東坡

陳黯文集三卷

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晁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甚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云建鄴文房本

內審字皆缺其畫而超字不缺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
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
詩中亦有不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三相公狀白乃敏
中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
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
牧所為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秘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鄭畋集五卷

晁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二年進士書判入等
授校書郎調渭南尉知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
太子少保彙草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
一卷

陳陶集二卷

晁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
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數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
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
巢賊中賊遣為識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
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彙繁如藪澤因以名之
凡二百篇

陳氏曰黃巢之難曰休陷賊中為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
譏已髮拳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豪放通六經大義尤
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為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
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
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為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
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
年春卧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
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為多又比它文取工新史
疎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之吳
江末有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鄂人樊開所序龜蒙自

號天隨子甫里先上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
集皆不在文叢叢書中

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
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家銘甚奇蛻大中四年
進士其為西掖左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凝下及
第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溫
將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圖居中
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為序以濯纓亭一鳴窻
名其集子荷別為集後記最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
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盤花院靜

旖影石壇高之句為得之人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為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笠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

歡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晁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郃文纂一卷

晁氏曰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楊孟之書纂韓愈為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十卷

朱抃致理書十卷

晁氏曰唐朱抃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為門令乾寧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抃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召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

讒書五卷

晁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
從事諸鎮皆無合义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
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
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
為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為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
隱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啓也

陳氏曰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者長
沙幕中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等求之不獲
沈顏贅書十卷

晁氏曰偽吳沈顏字可鑄傅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為校書
郎屬亂離奔湖南避巡官吳國建為淮南巡官禮儀使兵
部郎中知制誥翰休學士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棋皆
臻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為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

樂世利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者書百篇取元次山蔡
吏之說附已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
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
陳氏曰顏傅師之孫其文駢散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馬策驥華三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撰多以擬
古為韻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李後主集十卷

晁氏曰偽唐主李煜重光世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
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偽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
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隣幾雜志云為
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熙載

熙載

右

晁氏曰偽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
奔江淮李昇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
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
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弟定孫修城
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
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群妓單車引道留
爲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不後敏工隸
書入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猶疑此人多因事誅
之熙載愈益淫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謠

上文

宋成文集三卷

晁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道士常畫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

莊宗十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天成中奔于吳李昇父
子用之爲相周世宗征淮璟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
江南事不對殺之璟聞贈魯國公

潘佑榮陽集十卷

晁氏曰偽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正字直
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
性貞介文章贍逸尤長議論坐言事悖慢下獄自剄死人
頗言張洎譖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徐常侍集三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爲祕書郎直宣
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煜時累遷翰林學士歸朝

經籍

表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左

崇禎三年重刊

爲直學上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黜靜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者輒哂之邠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卽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叢湖編三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誨辟掌書記歷檢校秘書監御史大夫王師收閬州光憲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八書卷十卷

晁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祐中所集止九伯四十三道有旨命惇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伯三十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託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沒先帝盛美於是編以賜群臣云

范魯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晉天福中爲翰林學士周廣順

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中乾德二年始罷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曼勿請謚勿刻墓碑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目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趙韓王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德中代范質為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端拱初三入相薨封真定王謚忠獻卒年七十一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彙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彗星班師二疏天下至今傳誦末有劉昌言所撰行狀按館閣書目惟有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之屬

王禹偁氏遺彙序曰王禹偁嘗賦詩矣普謂其章疏與夏竦而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多剛潤毋恨弗見其全網羅搜索又乃得普遺文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論星變及薦張齊賢二奏其言諄諄要本於仁嗚呼賢矣禹偁褒讚諒不為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第其遺文以傳於世其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雖禹偁代作必譜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此尚博求而附益之

柳仲塗集一卷

彙氏曰皇朝柳開字仲塗大名入開寶六年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桂二州與復州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邠曹邢代忻滄五州咸平四年終如京使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

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
聖道之塗也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
仲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
八郡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本朝為古
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澁為人慷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
傲狠強悞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名震一時
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
為之序

穆參軍集三卷

陳氏曰秦州司法參軍東平穆脩伯長撰脩祥符二年經

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
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
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脩所傳於陳搏種放者今其遺文
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為之序

水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嘗時號能古文今文體
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

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
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
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
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恠迂鈍樸用功
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胡曰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

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罷頌有逆遂投
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
召復官再遷知制誥程馬周上封事斥時政語連旦請防
州團練副使復召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益美流潯州景
德初以目病致仕終祕書監爲人雋辯強敏少有大志力
學以瞻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爲時推賞晚節黷貨
多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張師黯集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洎字師黯徐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
人歸朝爲史館脩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參知政事至道二
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
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爲歌詩耳
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
拱初試文擢右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辦徐鉉罪忤旨貶
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召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
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謂后常母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謗
訕左遷知滁州真宗卽位復召掌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
輕誣出守黃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瞻獨步
一時鋒氣俊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故屢被
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門下集自爲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爲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爲文類而第之
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
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而已外集者其曾孫汾哀輯
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自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在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玉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謚文安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與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時稱得人又名廣平集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馬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集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于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士第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諫蘇軾亦以此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為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

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燹矣
 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
 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
 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
 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
 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
 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
 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
 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
 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
 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

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
 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
 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錄十卷

耄智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晁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 字明遠澶州人自父 徙
 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
 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
 禧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
 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
 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
 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直宗數稱其長者
 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

若青年不俸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
 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
 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
 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
 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孑遺法藏碎金世
 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
 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
 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澠池眷中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晁氏曰宋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
 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
 脩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遺書余嘗徧閱
 之以謂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

粹以便觀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雲龕李氏書後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
 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及知深入埋窟
 開道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為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
 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雍
 熙中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祕
 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
 賜進士第久之直集賢院修永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
 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
 告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大常少卿分司病愈
 起知汝州復為學士卒年四十七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

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於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大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真宗愛其材特保持之僅免焉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爲寇相請皇太子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刀筆集有陳詒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傳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内外制刀筆共一伯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條次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倚酬荅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齊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擣摻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咏漢武詩云力通清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後村劉氏曰歐陽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爲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种明逸集六卷

晁氏曰皇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



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娶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為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略與此同

張穆之觸鱗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晁无咎序略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為大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世之務

不可盡舉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及則公之為人可知矣

張垂崖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垂崖公錢易所撰墓誌李昉所纂語錄附于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肥川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
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為
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
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為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
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為人
不苟合學問閎博文章以理為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
侔揣情狀音調凄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
為楊劉天下宗之刀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
詩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
卷淝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辭淳化癸

巳自序

伊川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宗之子惟演
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
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丘集

陳氏曰皇朝陳亮佐字希元開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
司副使脩永定宮登推知制誥歷龍圖閣學士同雍鄭八
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
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謚文惠亮佐屬辭尚古不率世
用喜為二韻詩詞調清警可雋永集皆自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元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

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一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
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
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法一百二十
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損後生小
子治術業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
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
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
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
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
任之心故治未久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
不合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公所言
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
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碑特詳焉
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鳧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
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
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
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
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
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
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
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
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
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

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蓋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略曰太初常以爲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廼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拷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

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山又

李仲方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贍性曠達喜談譎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及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孫何三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士殿省
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褊急嘗任京西東兩
浙轉運使副頗喜苛察幼篤學嗜古為文宗經與丁謂同
為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丁集有孫丁序

丁晉公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三年進
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毫昇三州天禧四年拜平章事
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
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祕書監召還卒於光
州幼聰敏書經目輒記不忘善為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
險詖世鮮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
計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焉多

言同書傳夾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相本朝熙寧
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為姦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頗稱其
賢智云集皆詩也

伯玉集二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懷字伯玉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
舉不第嘗作擾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
薦揚子滿朝空誦擾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
普判秦州辟為觀察推官卒

安元憲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白薦得
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祕書正字為昇王府記室累
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
穎川歷陳許雍終以疾歸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為

文溫純應用尤長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
范文正歐文忠皆出其門文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
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為年譜一卷言先元憲學自差次
起儒館至學士為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藩為三府
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與書目亦
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
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正為學明經術鼓慕古
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意尤以傳道為任事母至
孝姑蘇之范皆疎屬置義莊以贖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
大夫以不獲登門為恥獨梅堯臣嘗者碧雲駮以譏

之云

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即公也幼孤其母適朱
氏其為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
正集之外

東坡蘇氏集序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
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
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
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
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
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徒傳其或成者哉公在天
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
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帥為執政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

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
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
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
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
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遠
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開嘗
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
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
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孫朴字夢符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

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
林學士承旨後參知政事謚文懿

姚鉉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
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
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
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
賢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爲言者所攻
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
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尤
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

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爲文辭復多材術而不
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慝彰
播皆可爲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
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略與
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
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
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
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
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
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湜中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擢進士第
一入翰林爲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爲樞密使封
莒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
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
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二而以祁爲第十當是時
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
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
爲之請謚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
源皆有老奇峻或難句世以爲知言集有出塵小集西州
猥彙之類合併而爲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為文似遽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意愴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脩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温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闊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

為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叅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際澹難識後數日而薨歸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為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為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繼敘其事

田公金巖集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為御史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為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

之風其任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
集有李邦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敞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爲
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
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
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樞主撰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奏議十二卷

安邊策

晁氏曰皇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科至和
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謚文忠
其爲文意辭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之爲序其略曰人

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
之末請立皇嗣之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
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
之功平居喜爲人道之石介嘗以夔契方公矣而嚴事王
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槩數事皆世所罕
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
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
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
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
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

次爲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爲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疎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嚶嚶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千頓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頓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祖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

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一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致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言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適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竹溪林氏曰石祖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壻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

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体豪放往往驚人又善草書
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奇

陳氏曰子美既廢逐管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
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沒可
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
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
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
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常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
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
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
盛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正

代之餘習後自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
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
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
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
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
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
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
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
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
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

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墜世俗遂舍可
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
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
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
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
人及蟠屈為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
清石閣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
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
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咏其上
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
窓亦佳句

聖俞死後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梅堯臣字聖俞死後人少以陰補史累舉進士輒
於有司切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
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
意如韓愈之待郊島云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為詩它文賦纔一卷而已謝景初所
集歐陽公為之序外集有吳郡宋績臣所序謂皆前集所
不載今考之自卷諸賦已載前集矣不可曉也聖俞為詩
古淡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
務觀重之此可為知者道也自世號宗江西已看不入眼
况晚唐卑劣方知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死
陵何有

歐陽氏序堯臣文章簡古絕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

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者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太宗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秋感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手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神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嚙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又愈在蘇豪以氣輒舉世徒驚駭樛躬我獨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上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鳥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彥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公所稱其古體如朱弦踈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死後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對上春田闕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晁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為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公事爭城永洛事為董士廉所訟遣御史就鞠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為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為古文天聖初與穆脩大振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伯長同為古范文正公為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聚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為無益而廢事故
方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銳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
生僅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
一絕云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係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樽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
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穆始倡為之然二公去華就
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
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
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為擬卷本朝惟余安道
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
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子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惇
彥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錄四卷

年譜一卷

晁氏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直學
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府治
之無狀坐用張氏廕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為
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
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
群書好學不倦尤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慰藉極其
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為
古學遂為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雅容似李翱切
近的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

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漢時事議者不以爲是

陳氏曰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辭賦擅名場屋旣得韓文刻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其集通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諾本編校定爲此本且爲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書簡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二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復集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

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
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今
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
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
胡不自愛目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
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
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
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
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
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豚字
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意所會處如是乃

為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淥酒既醺登山臨水
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詞少間
却是邊頭帶得說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歐公文意及
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
尋常底字歐陽公文之數腴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
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
但體製相似筆力相類是也

仲樸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略曰君生於有
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

卷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五

三

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又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者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曰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子履禹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歐陽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尤厚惜仕不偶陷於明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於用則已老矣子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元珍皆有名屈稱與子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耀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公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為友其出梓宿州送以詩曰子履自少聲名馳客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實不自疑世路迫窄多奔騰鬻手零落風霜摧十年江胡子首詩又曰一自蘇梅閉九泉在關東誰播新篇莫年酬唱尤多有相逢詩敵力難當及政

詩皆句報琅玕之句則是公之生也巳為文忠所稱道如

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公是劉氏文集後序曰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習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竒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論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僞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

不周者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蘊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石林葉氏曰慶曆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傳類原父即爲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荆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劉侍

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穿自得於心不肯下荆公荆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脫簡皆從原父劉公非集六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劉攽貢父撰號公非先生敞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第二仕早貴而不承年才五十敞歷州縣二十一年晚乃游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敞子奉世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

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工於舉做學公羊儀禮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孫明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

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子妻之慶曆中范

文正公富鄭公言之于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李泰伯退居類藁十二卷

續藁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陳氏曰太學說書南城李觀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類藁慶曆所錄續藁皇祐所錄後集則門人傳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常語專辨之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

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輿如此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帖不爲所喜

少微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齊澣之後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爲首選以切直報罷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顧臨爲之序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陳氏曰叅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材異等再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略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所不能及壽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爲耆德然頗不爲司馬公所喜

東坡蘇氏文集序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

英何蒙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

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予
得已非慚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年
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
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
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
孔北海諸葛孔明也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
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决粲然成章皆可
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
公者

胡文恭公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晉陵之胡自文
恭始大其猶子宗愈仍執政子孫爲侍從九卿者以十數紹
興世將承公亦其後至今爲名族

蔡君謨集十七卷

晁氏曰蔡襄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曆四諫官選
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常知福泉杭三州文章清道
粹美工書爲宋朝第一

陳氏曰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齡爲序余
嘗宦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號玉堂紅者正在其處矮屋
欲壓頭猶是當時舊物歐公所撰墓志石立堂下真蹟及諸
公書帖多有存者京下同郡晚出欲自附於名閥自稱爲族
第本傳云爾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
二佃終身恨之

鄭毅夫鄖溪集五十卷

晁氏曰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爲詩賦有聲廷試第一
累遷知制誥入翰林學士王安石不悅之乘宰相在告除獬

知杭州爲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道少相善並嗜酒
落窳無檢操人目之爲滕屠鄭浩云

陳氏曰皇祐五年進士首選坐知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
爲王安石所惡而出廷試園丘象天賦時儼與滕甫俱有場
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儼賦但
倒二字曰禮大必簡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曾子固南豐類藁五十卷

晁氏曰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卒子固帥
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環
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貌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
官制方除日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
本法意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家
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淳

聲者所謂嫡嗣云

陳氏曰王震爲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爲神道碑
稱類藁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爲譜
時類藁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爲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
傳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
維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爲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
未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

朱子語錄曰南豐文字確實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
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
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 奏議十二卷 西掖集十二卷

內制五十卷 外制三十卷

晁氏曰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登進士第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元符末再入西掖遂爲翰林學士前後歷陳穎宋泰海和金陵貞定九郡帥守坐兄子宣貶亦以散官汀州安置崇寧末移台州居京口而終封曲阜侯
陳氏曰肇元祐中爲西掖元符中再入故別名庚辰外制集肇制誥溫潤典雅其草見初拜相制汪五山稱之以爲得命次相之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洵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陳氏曰洵初入京師益師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

有言簡夫者爲維州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洵出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又亦慷慨偉麗可喜

南豐曾氏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爲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至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朱子語錄曰老蘇文雄渾其父子爲文自史中戰國策得之皆自小處起議論

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內制十卷 外制三卷 和陶集四卷 應詔集十卷

晁氏曰蘇軾子瞻洵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乃寘之第二等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寘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溫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于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

一變平生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校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爲東坡云

陳氏曰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明快但傷於巧議論有不正当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大抵已前文字却平正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不帖實處東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檢點東坡善議論有氣節其文字晚年不衰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闊熱也

蘇子由樂城集 前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四卷

第三集十卷 應詔集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詢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二十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宣仁臨朝相溫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為翰林學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責置雷州後北還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陳氏曰樂城真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樂城元魏時屬趙郡故云晚居穎濱自號穎濱遺老故集或名

東坡蘇氏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

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

平園周氏曰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子由蘇黃門詩退取樂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覺也

三蘇年表三卷

陳氏曰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叙述甚詳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陳氏曰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荆家集于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

集兼載誌林雜說之類亦雜以頽瀆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
偽勦入者有張某為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
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三年進士累除制
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
六謚文公其壻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
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
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
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
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宗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
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

實出於安石云

陳氏曰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以論議操守使不至
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疪者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
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
之明也

東坡蘇氏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
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
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
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
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王魏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享之順伯其曾孫也

王校理集六十卷

陳氏曰秘閣校理王安國平父撰安國雖親安石弟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為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曾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南豐曾氏序略曰平甫自少已桀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質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其文之可貴人莫得其揜也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廣陵集二十卷

陳氏曰揚州布衣王令建原撰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

之年二十八而卒其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說所謂吳傅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為之傳吳氏之墓其姪王雲銘之奉使死磁州者也

石林葉氏曰王逢原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漢後乃有斯人邪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早死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

後村劉氏曰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晚年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雲之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伏後生者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爲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

南豐曾氏文集序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心教豈小補之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

行皆可傳於世也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遊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爲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敷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

驚等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王子直文集

王向子直深父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文章

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文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早逝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深甫所以深恨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時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

王容季文集

王同容季子直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義和宅土測日畧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變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義和之所治無不

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
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
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
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
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
若揚子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
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
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問容季皆善屬文
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
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
哉

又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
尤長於叙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街衢亦

不子子爲名日與甘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
處常擇義而動其磨龍濯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
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
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
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
者皆世不常有積今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
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
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侯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
蘇相上下故南豐雅服其文而深悲其早逝然晁陳二家
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
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
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華陽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王珪為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
好學自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群書熙寧二年廷試第一嘉祐
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兄為學士者十五年後拜
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
寶丹以其好為官屢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為三旨元
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
延以召讓誠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六

宋鄱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明鄆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
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
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
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
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
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
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晁以道得而藏之中更
禁錮迨至度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版上之今

光州有集本

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

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卷諫垣集十卷

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

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

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

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有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

比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

出於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

附之通為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湓

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廬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

語豈亦非全書邪

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張少愚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

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

為文有所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

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文與可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

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

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者惟

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

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

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君堂記簞簞谷記皆為同作司馬

溫公稱其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可知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鉤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間弄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闕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艷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官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絃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元章簡玉堂集二十卷

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相吳越本姓危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曰子倡兵敗自臨川奔杭州易姓元至今建昌撫州邵武多危姓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晁氏曰絳錄聽中進士第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幼時論鄙之工文辭為流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

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公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宗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為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為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為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塾屋人少善為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平中為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比奇也

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減王陶元祐中任三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為有屈宋風族姪之武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友屈宋於千載上禋祠舜祠三童氣格高古東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為詩與楚辭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所以諸生子見鮮于諫議子駿教

之為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其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為酌無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為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

汪玉山亭曰應辰頃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數流之餘袁韓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負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刻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闕匿故一日論

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缺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鈇板庶廣其傳焉應辰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缺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嗒筆而嘆也

楊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為三司使暴其所薦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為山號無為子為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鉛山劉糴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非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遊歐

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糴也公為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一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輝既見出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為佞囊之詞今觀楊傑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厚之士也肯以一試之奄而為此儉薄之事哉

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時紹興初詔旨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網作

李詩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搆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書皆傳於世舜俞居嘉禾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烏鎮

張文叔集四十卷

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曾南豐敘略曰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其文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

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管道周敦頤茂叔撰道文纔數篇為一卷餘皆附錄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任以舅鄭向

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管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并太極圖為一卷遺事行狀附焉

明道集四卷 遺文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河南程頤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顯之歿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紹聖中嘗謫涪陵顥務請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

陳氏曰集凡九卷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陳氏曰二程共為一集建寧所刻本

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子厚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詔按獄浙東既歸卒

孫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孫洙字巨源廣陵人歐陽永叔舉洙賢良上策論五十篇極論時事元豐中直學士院奉詔作靈津廟碑上稱洙學術行誼且大用之暴得風緩而卒或云上欲復大理獄洙對合旨由是驟進

錢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從胡瓊學紹聖末知制誥王直講集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會

聖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為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為之誌墓曾肇序其集二卷今惟十五卷

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穎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

無為集十五卷 別集十卷

陳氏曰禮部郎濡湏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為釋老而釋又十之九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嘗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

罷舉官范鎮景仁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
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
弗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
已慶元中濡頊王蕭少愚守臨江哀集刊行而周益公必大
為之序序略曰遺文雖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為有
德之言非雕篆之習也昔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
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
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行如何哉

西溪集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遵文通撰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
第一執政謂已宦者不應先多士遂已其次實皇祐元年自
是為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強敏為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
容閑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

和亦魁天下

長興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為叔而年少於文
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
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
常少卿王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攷
括坐承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序甚詳云
山谷黃氏曰沈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
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

雲巢集十卷

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撰邁親弟也以兄任為京
官坐法流貶事見揮塵錄自承徙池築室齊山號雲巢竟不
復起以上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

望縉集

文獻通考卷三百六

八

崇禎三年重刊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險詖而頌器局闊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為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哲廟其後免於遷謫蓋上以為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薨于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却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呂晉伯輞川集五卷 奏議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為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學士三帥秦鳳晉伯博極羣書為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皆親為文

呂汲公文錄二十卷 文錄掇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防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中進士第第宗即位召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紹聖初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其在翰林書命典麗議者謂在元絳之上云

呂和叔誠德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宜義郎郎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贍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呂與叔玉溪集二十五卷 玉溪別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歷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于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

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坐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
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七卷

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傳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
明樓適爲吏健敏頗爲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
於世自適始

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甲科小臣劄
上言人所不敢言上爲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怒而已
旣而竟墮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

與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
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惠卿而疎俠豈惟誤
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矣

范忠宣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
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俊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富文忠志
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
用至大官

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
爲第一登嘉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爲集序遂其出處大略

范子功集五十卷

晁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

張子休畫漫集一百卷 奏議十卷

晁氏曰張舜民共更邠州人慶曆中充仲淹帥邠見其文異
之用温公薦為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後羈置房陵政和中卒
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年為樂府百餘篇自序
稱年逾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子休
先生唐張鷟稱子休子共更蓋襲之

陳氏曰建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為諫大夫居職七日所
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
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
不知其罪以為譏謗坐貶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絕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

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文字不將為事微時只胡亂寫去
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

灌園集三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
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來斧書將成而死
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

伐檀集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為亭廷堅其子也世所
謂山魃水恠者庶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庭堅詩律蓋有自來
也庶慶曆二年進士

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 外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
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老老家絕嗜以為世久無此作矣因以

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我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嘲諷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華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既孤從舅尚書季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孰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閱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畧曰瑰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潛院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齷齪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溢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擬拾為博以儷花鬪果為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二人而已

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如承天塔記黃給事行狀毀壁蓋其顯顯者也諸孫營子耕集而傳之

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超超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也公諱某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王安國名重天下慎許可一見大奇之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子瞻以文章名一時稱其博辨俊偉於文無所不能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華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監信州酒後知泗州終于官大觀四年也張耒嘗言無咎於文章蓋天性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

為文即能追考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柳而還蓋不足道也

山谷黃氏曰晁補之文章有漢唐間風味可以名世往未識晁無咎時見其作安南罪言天辨縱橫跋扈曲奧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字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能相見耳

石林葉氏集序公少警悟絕人讀太史公書而善之以為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無不咀其華而摘其實故公之文緩急豐約隱顯乘除粹不可以捕詰如終南太華峻拔連絡虎豹龍蛇騰攫變化至於優柔宏衍疎密遠則朱絃疏越停雲淵泉可聽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挹也蓋常自謂喜左丘明檀弓屈

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為兼得數
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
以後世謂之晁張云

中

書

圖

寬政戊午

司馬遷

辨之參與之濟而幾已其變亂者卓出於天中其顯顯而如
為文明論並未出未幾其不遺轉愈耐宗示之辨對顯而依

